

一个县城基层干部的自述：五点守在路口，戴“三无口罩”工作

Original 殷宴 界面新闻 1 week ago



摄

影：彭晓葵

口述：小孙 记者：殷宴

//

“我们现在尽量在寻找一个平衡点，既要阻断病毒传播，又不能影响居民正常生活”

//

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近一个月以来，从湖北到全国各地均处于应急响应状态。千家万户闭门不出的同时，基层公务员们在乡镇间奔走，克服管制带来的种种困难，把防疫工作落实到每一村、每一户，一方面严防疫情扩散，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保障正常的生活秩序，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
小孙是湖南一名乡镇公务员，自大年初二就和同事们奋战在第一线。虽然心里有恐惧、有抱怨，但他们从未离开岗位一步。

小孙最迫切的希望，是防疫工作中少一点形式主义，少发些表格，多发点口罩和酒精。



以下是小孙的口述

我是湖南永州市下属某县的一名公务员，在镇政府工作。我从大年初二开始上班，到现在已经二十天了。

我们单位一共五六十人，年初二接到通知就有一半同事返回岗位，2月3日正式上班以后基本都回来了，所有人都在没日没夜地忙防疫工作。我们同事开玩笑说，今年怎么没过年就开春了？

武汉疫情的消息来得太突然，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头几天可以说相当混乱。1月24号开全县防疫工作会的时候，所有的参会人员都没戴口罩。我发短信提醒我们领导戴口罩，他说连县长都没戴，他不好意思戴。到第二次开会时，才都戴上了。

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表格要填，还不止一个单位要，各个单位都给你发报表。科协、组织部等每个单位都出“关于疫情防控致居民的一封信”，每出一份我们就要传达一份，内容大同小异，增加了很多重复工作量。

我们县虽然和湖北不接壤，但有不少人在湖北打工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根据公安系统提供的大数据，今年春节从武汉返回我们县的有数千人。村里谁家有人在武汉工作，还比较好摸底，县城里更难，都得挨家挨户查访。

我负责一部分办公室工作，这段时间最操心的就是物资，口罩、消毒酒精、宣传横幅、扩音器等等，我们采购以后再配发到各个村，因为让村干部来领，会增加人员聚集的风险。

物资太紧缺了。一开始连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都没有正规医用口罩，只能戴社会捐赠的一次性口罩。县里第一次给我们发了两百个口罩，第二次发了五百个，后面又陆续发了几次，加在一起不到两千个，而我们下面有几十个村，两百多个村干部，从年初二到现在这么多天了，县里发的根本不够用。

我每天都在到处找口罩。最近新闻曝光有多少万只假口罩、三无口罩流入湖南，其实我们全靠这些劣质口罩才能维持工作。前两周有个药店说有医用口罩，要价一块五一一只，我就订了几千只，去拉货时却发现根本不是医用的，连独立包装都没有，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。我和老板吵了起来，对方态度很牛，说你不要有别人要，五分钟就能卖光。我一想，现在确实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忍气吞声把这批口罩买了下来。

幸好我买的早，最近连这种三无口罩都涨到了三块左右，还买不到。昨天到村里巡查，给每个村干部发了4只口罩，只够两天用的，但我们总共只剩两百多只，单位机关都不够用了。

除了口罩，其他物资也短缺。我们一开始想给每个村、每个路口排查点都配一支电子测温计，但跑遍了镇上药店，还凑不到10支。

过年那几天气温低，村干部守路口非常冷，我们从民政局领了几个救灾的帐篷，又想方设法从其他地方借了几个帐篷，但还远远不够，没分到帐篷的干部只能自己搭一个摆摊的棚子挡风，在棚子里给来往的村民登记。

我们领导私底下跟我说，感觉对不起我们的村干部，亏欠他们了。我们在后方，就是找物资、填表，他们在一线，要守路卡、要跟村民沟通，压力和风险是最大的。

我们这种十八线小县城，居民一开始防护意识比较差，总觉得疫情是别的地方的事情，离我们这里很远，到镇里、村里就更差了。即使有些年轻人比较关心时事，会关注网上的消息，但看到周围人都跟平时一样聚在一起聊天、打牌，他们也就放松了。全靠乡干部、村干部抓得紧，大家的防护意识才提上来。

像我们镇上，逢年过节经常有人聚在一起打麻将，派出所民警就紧盯着，一接到举报就去把麻将机砸了，通过这种方式震慑群众，禁止人员聚集。

村里每天播放广播，发宣传资料。最麻烦的是办红白事的，按农村习俗要摆酒，特别容易形成大规模聚集。我们让村里每天统计上报，谁家要办酒就上门做工作，让他们不要办。结婚办喜酒的一般还比较好说话，做做工作就同意推迟了；就怕遇到要办白喜事的，有些人思想上转不过弯，觉得不办酒没面子、对不起过世的亲人，村干部的工作就特别难做。

有个村干部自己家里老人过世了，家里人要办酒，他挨个跟家族里的人解释、劝说，最后什么仪式都没搞，简单土葬了。他给抬棺的人开两倍工钱，向人家说明特殊时期不能请他们吃饭，请人家谅解。直到出殡那天，他还守在村路口上。

我们现在尽量寻找一个平衡点，既要阻断病毒传播，又不能影响居民正常生活。前一阵县里发通知，要求“县与县隔断、镇与镇隔断、村与村隔断、户与户隔断”，上午都已经交给村干部在各村播放了，下午又紧急撤回，因为这样隔断造成的影响太大，本村和外村、本地村民和村干部都会发生矛盾。

一个典型问题是集市。村里本来逢三、六、九，或者二、五、八，会集中赶集，这段时间为了防疫一律休市，对村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。县城还有超市，农村全靠集市，把市场全封了，大家吃什么？那些靠养猪养鸡维生的老人，不让他们卖东西，他们怎么生活？

县里也考虑到这些问题，这几天发布了关于农村复市的通告，但同时还要保证防疫工作，这就比直接封闭市场更难。

农历正月十五，全县的集市统一复市。那天早上五点，我们干部就分成三组，守在集市各个入口，外地商贩、鸡鸭等活禽一律不许入内，本地商贩也必须戴好口罩才能进入市场。由于提前几天就发了通知并反复宣传，来赶集的人基本都准备了口罩，有人戴着纱布口罩，有人戴着一次性口罩，虽然质量不那么好，总比没有好。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实在买不到口罩，我们就现场发一个，并且告诉他们下次一定要带，不然就不给进了。进场的摊点还要分散，不让他们距离太近。

尽管如此，集市上还是有人没戴口罩，县政府派下来的督查组看到了就拍下来，发到政府工作群里，我们挨了批评。我心里想，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口罩多难买吗？一只合格的口罩都要卖到5块钱以上，一个老人家挑一担青菜到市场上卖，还指不定能卖几块钱，你能怪他们不戴口罩吗？

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心里不是没有怨言的。上面一波一波地来督查，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好几波，无非是让我们坚守岗位，实际问题还是要靠我们基层自己解决。

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很害怕，一颗心总是悬着的。因为我每天都要到各个村去转，接触几十个、上百个村干部，虽然我们镇目前还没有确诊，但也有潜在风险。有时候下了班，我都很犹豫要不要回家。家里人在家不出门，本来也许是安全的，但万一我接触了病毒，成了那个“B”，再把病毒传给他们，那就太可怕了。

但是不回去又怎么办呢？有时候在网上看到有人抱怨关在家太闷，我真心羡慕，能待在家里多好啊。

都说疫情是一面镜子，这段时间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基层干部真的辛苦，也真的尽责，虽然困难很多，他们仍然坚守在第一线上，保护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。

这面镜子也反映出一些问题，比如工作中形式主义太多，上级不接地气，只会下死命令、一刀切，任务层层下压，最后都落在我们基层公务员身上，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了。

最后，我希望督查组下次来检查工作的时候，不要带那么多表格，请给我们带一些口罩和酒精。

后记：在基层干部的积极防疫下，小孙所在县现为湖南省感染案例最少的地区之一。截至发稿，小孙和同事仍在一线工作。

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

www.jiemian.com

[Read more](#)